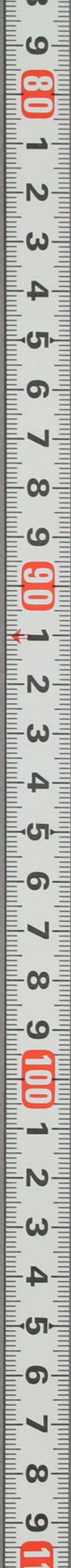




孟子古義

三

12
3604
3



門口 12
號 3604
卷 3

孟子古義卷之三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此篇記孟子在滕及宋魯之間之事也
初論王道之規模次辨邪說之害末雜
記孟子答問之言皆學問切要之言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孟子古義

伊藤維楨 述

分類 了
卷号 33(7)
通街

質雖各有殊而其情無不好善惡惡乃所謂善也必稱性性善者證堯舜可為而堯舜可為者乃以性善也詳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見苦子上篇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者仁義而已矣堯舜之所以能為人倫之至者亦不過盡仁義而已而仁義豈人之所難能乎哉亦患不為耳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成覲人姓名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不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復引三人之言以明聖賢之

必可學而至且勉世子以立志勵力不懈所事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絕猶截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也書語見古文尚書說命篇瞑眩憤亂也言安於卑近不能自勉則不得為善國也

右第一章

孟子之時世衰道微而功利之說淪人骨髓不唯不知仁義之為美而自視甚卑以為不能行仁義故特倡性善之說亦必稱堯舜以實之而曰道一而已矣

蓋性雖爲善而不由道以導之則無以成其德故孟子之言如此若使後儒言之必曰性一也而不可謂道一而已矣苟如其言則堯舜與途人亦無以殊豈有上智下愚之別也哉夫雖以人之靈然不能爲鳥之飛魚之躍而於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則無不能者以其性之善聖人與我同類也然不能無少不同必有道以一之故不曰性而曰道學者審

諸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然友之鄰問於孟子孟子時歸在鄉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歿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當時諸侯皆不行古禮故孟子善其問而言父母之喪人子之至情所不可不自盡者且引曾子之語而言孝子之道當然也曾子之言本出於孔子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

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日斬衰緝之，日齊衰。疏，麤布也。飭，藥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禮有本有末，本者人之所當行，而不可須臾去身者也。末者在所不必行，當臨時斟酌之。故孟子特舉其本而告之。此行禮者之所當識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子尊也，亦通存子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

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子指文公諸侯嗣立未踰年之稱，志記也。言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不可於己身更改之。蓋志所謂先祖謂立法之祖，非謂後世壞法者。父兄百官不知志之意而妄引之也。曰：吾有所受之也。趙氏曰：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

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

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不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卽就也。尚加也。偃仆也。孟子彙括夫子之語以答之而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朱氏曰：可謂曰知，疑有關

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右第二章

古禮之難復，人皆歎之。然非古禮之必難行，而患無人之能行之者耳。先王之禮至，孟子之時，破壞蕩盡，無復知者。唯文公能感於孟子性善之說，特舉行之。卒也。父兄百官以為知禮，四方弔者亦大悅焉。則知有文公之賢，而後能得行之。若不然，則似終無可行之時。然非孟

子教之之法能得其要簡明條達使人易行則雖文公之賢亦未必能有行可見不唯文公之質為美亦孟子之說能得其要故也

滕文公問為國朱氏曰文公以禮聘孟子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

曰民事不可緩也治國以農事為本故言農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孟子引詩證民事不可緩之意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力不暇給也民之為道也有恆

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儉則修己有制則無縱己之心禮接下則無縱己之心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虎之意本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以為君人者當與民共之而不為專務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言三代取民之法制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人以為貢此為十分稅其一

也殷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周時亦如殷制而一夫受田百畝其法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二畝半通私田百畝言之則為以一百一十二畝半之地取中十二畝半之入其實重於什一謂之什一者蓋舉大數也徹通也周人通貢助二法而用之故謂之徹藉借也取借民力以耕公田之義也○舊說謂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如此則八家所收各均平而無多寡也然孟子嘗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言因用力勤惰而有此五等也然則謂通力而作計畝而收者其說不通

三代之制畝數雖異其實皆為百畝蓋夏后氏之五十殷人畫為七十周人之七十

畫為百畝步有長短而地無廣狹何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下農夫食五人若夏后氏之制五十而井又貢其十一則不及百畝之半其所入不過足給夫婦之口若上有父母下有子弟則將何以食之故知夏后氏之制本不若此而二代之法亦皆不與周制異也班固有以公田二十畝為廬舍之說然孟子無其說且觀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則其無廬舍益明矣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龍子古賢人當時或用貢法或用助法徒有其名而無其實而貢法之害尤甚故龍子因其事實而言之非論夏殷之法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孟子解龍子之言如此狼戾猶豐年多取之民不為暴虐則寡取之至於饑歲則民糞田尚無所得食而反取其稅必滿其數不如助法從歲之饑穰以為登降之為得也然此特後世用法之弊夏時貢法必不如此不善也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

務要在民為民父母也
此意王上所謂為有在
在臣國民眾可為也
田法氣

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又言貢法之害盼恨視也稱貸謂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此文疑錯簡今以文勢推之當在下文請野九一之上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願天雨公田而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之可證故孟子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日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孫氏奭曰言庠者養者老於此故謂之庠校者

教禮義於此故謂之校序者講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故謂之序然而三代皆於此為學而明人倫之序○舊解謂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愚謂古人質實不尚虛文豈無其實而虛加之名哉故今從孫氏說且前篇曰謹庠序之教左氏傳亦曰鄭人毀學校則是通用夏殷之名而亦無所謂學者舊解泥甚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不足與其澤足以及天下則與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予之國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此專言井地之可必行而次之以謹庠序之

教也蓋教養相兼而以養為本實王者治國之常法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

而使子子必勉之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

又使之來問其詳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

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經界井

域也孟子時井地雖廢而尚有其各故曰井地不均言經界不正則民每困於橫斂而仁政不得行苟正其經界則暴君污吏無所容私而分田制祿亦可不勞而定矣夫滕壤地

編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

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朱氏曰言滕地雖小然其

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請野九一而助國

中什一使自賦周禮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告之周制而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於世祿

外又有圭田以厚君子也餘夫二十五畝於百

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程子曰一夫上

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

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

俟其壯而有室然後受百畝之田

圭田餘夫之制蓋於井田百畝之外別就空

閒之地以五十畝畫為圭田二十五畝畫為

餘夫以授之也後世講井田者以為畫天下

之田整如碁局苟如其說則九州之中無非

井地圭田餘夫將何所授可謂誤矣

疾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疾謂葬也徙謂徙其居

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

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

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當時唯有貢法而

助法盡廢故於是

詳言助法而告之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井田之法不止若上文所言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言其要在隨地制宜以滋潤惠澤斯民而已耳

右第三章

井田之制萬世不易之良法也然其欲復之者或拘於周禮溝遂之法或疑於山林川澤之勢常苦不能行也是皆拘於士腐儒襲故承舊者之陋見不足與有聞之為焉若有聰明疏通大過人者而得任

其事則固當自有良法不擾一事不病一人而先王之法可立復矣而觀孟子曰此其大略也則知方其時既不可知其詳而後世諸儒之說皆其所臆度而非先王之意也學者要當本先王之意而不泥先王之迹酌古宜今使之可行斯可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神農之言蓋後世誇大其事而託之聖人者也許姓行名也踵至也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相屨織席以為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相加麻之欲其堅也

以為食謂賣以供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

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

願為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

學焉陳良蓋楚之儒者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此敘陳相倍其師而從許行之學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

得賢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之言

即所謂神農之言而班固所謂農家者流蓋此類耳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

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

於耕曰許子以釜斲耒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

與曰否以粟易之釜所以煮斲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朱氏曰此語八

孟子古義 卷之三 十一 古義堂

反皆孟子問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

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

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

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復問也

且為也陳相自知其說之然則治天下獨可耕

且為與孟子即其言直排許行與民並有大人

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

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朱氏

日路

謂奔走道路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

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天下之通義也首四句蓋皆古語而孟子引之

復申其意言治天下者不可耕

且為也

此陳相述許行之道而孟子反覆辨論以明

君人者之不可與民並耕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

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

朱氏曰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安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也舜使益掌火益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

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
益舜臣各烈熾也禽獸逃匿於是生民之害初除蓋堯舉舜而敷治舜復舉禹疏九河

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
益等四人各任其職詳見下文

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雅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淪治也濟漯二水各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

淮泗亦皆水各蓋至是生民之害大除也朱氏曰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
藝植也言生民之害已除而稷得教稼穡

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后稷農官棄為之樹種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
稽民人始育

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

序朋友有信
人之有道者言人必有五倫之道也契亦舜臣各司徒教官言民害已除民生已育則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
又教以人倫也

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放勳堯號也堯總命

舜及四臣戒之而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僻者
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扶之使自得其
所矣振德即上所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謂教以入倫是也言此以總結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
上文之意也
也。易治也言大人小人各皆有其憂分人以財
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
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矣惠本小
有限為天下得人則德澤廣被教化無窮而其
所及者溥此仁之所以為大也故以天下與人
雖惠之大者而不比為天下得人為孔子曰
難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是也

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
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
耳則猶準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
有天下自其功德隆盛之所致雖堯與之而猶不與也
此歷舉堯舜之事而言其憂民之切舉賢任
能各治其事不唯不暇耕亦不必耕也此所
以為仁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

夏諸夏禮義之國也

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陳良楚產也悅周
夷反見變化于蠻夷之人也
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
十年師久而遂倍之產生也陳良生于楚在中
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
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背其師之學而從許行
之學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
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
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三年古者為師心喪
也任擔也失聲謂悲不能
成聲也場冢上之壇場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疆曾子曾
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
可尚已有若之貌似夫子三子者思見夫子而
而自感其思也江漢清冽濯之至潔秋陽壯且
暴之善乾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之德光
輝純粹不可復加非
有若所能彷彿也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
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
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
幽谷者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
許行也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
鳴嚶嚶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

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閔宮之篇

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孫氏奭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孟子言陳良以楚產北學于中國是善變者也今陳相背其師說而學許行則是不善變矣

此責陳相倍其師而學許行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

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

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

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又為孟子言許子之道如此五尺之童謂

幼小無知也言其效淳朴而物不二價市中所謂鬻之物唯因其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而不

相欺豈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

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

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

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倍一倍也蓰五倍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

然自倍蓰什伯至於千萬不可得而齊之也今子乃為一切之法合而同之則是亂天下之事

也物之不能無精粗猶其不能無大小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

槩而一其價則人皆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此辨許行之道不惟不能使人無偽而其相

率而為偽適足以亂天下也

右第四章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

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墨者治

道者夷姓之各徐辟孟子弟子朱氏曰：孟子稱病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

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朱氏曰：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

以相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

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

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易天下謂移易

天下之風俗也。孟子舉墨子之教而言其治喪貴薄而賤厚。今夷子尊墨子之道而厚葬其親者，何哉？蓋其心有不安者，故就此以曉之也。

此孟子不遽見夷子而姑就其所明以誥之，欲其自得之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朱氏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徐子以告

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

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

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孟子言夷子以書語謂為愛其兄之子，與愛其鄰之子，本無差等乎。蓋書之取譬，本謂小民無知而犯法，皆上之失政使然，猶赤子無知而入井，故君子人者必若保赤子，可矣。非愛無差等之謂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

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言天之生物必由一本，父而後有兄弟，又推之以及他人，故其愛之自有差等於物亦然。今夷之二本故為愛無差等，而又謂施由親始，其不倫如此。二本者猶言千萬本也。蓋上世嘗有不葬

其親者，其親歿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

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又為夷之

舉上世之事以明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也。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路傍坑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蠅蚋也。嘍，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正視也。朱氏曰：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夫泚也，非為人泚

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朱氏曰：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反覆也。藁，槨也。籠，申之屬。言取土而掩之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人子之至情，而本不可非。則孝子仁人所以葬其親者，亦必有其道矣。但夷之不知焉耳。此孟子正夷子之誤，而且明墓埋之禮出於

人心之自然，而非有強之也。

孟子卷之三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

憮然 茫然

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趙氏曰命之猶言受教矣

右第五章

厚葬其親人子之至情蓋因吾心之固有而非有強之也夷子之厚葬其本心之明有不可得而泯滅者但蔽於所學而不自知其非故孟子因其開明之端納約自牖宜乎其言易入而彼惑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陳代孟子弟子也不見諸侯謂非其招則不往見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言所屈者小而所伸者大也陳代譏孟子苟守小節而不通時宜也志之言蓋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非有道之言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景公招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

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元首也。朱氏曰：志士固窮，常念成無棺椁，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失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

此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

直尺而利亦可為與。言枉尺直尋猶似可為，至於枉尋直尺則不可為。苟

以利而已，則亦將為之，而不自愧甚言其不可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

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

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疆而後可。

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之，再乘也。疆而後可，強

嬖奚，乃官行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

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為之詭遇，一

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

小人乘，請辭。掌，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

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

今良賤，嬖奚之不能射，以為小人也。貫，習也。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

也。比阿黨也。言御者賤役尚且羞枉己。且子過相黨。况可以君子而不知所羞乎。

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言枉己者不能直人。之意以斥枉凡直尋之。夫其與尋之。去而後。非也。此論枉凡直尋之非。

右第一章

陳代曰。今一見之。大則以玉。小則以珪。淳于髡亦云。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可見當時既皆以禹稷伊呂期孟子。子然而其言皆不為所取。蓋得規矩而

後得能成方圓。舍規矩而能成方圓者。

未之有也。聞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未聞

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故孟子曰。子過矣。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蓋必然之明

效。不易之定理。萬世莫之能違焉。學者

讀大賢之書而不知大賢之旨。則亦二

子之流耳。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

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

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

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

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

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言二子說諸侯必依阿逢迎曲從其意乃妾婦順從之道而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

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

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行道于天下也獨行

其道獨善其身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

右第二章

何氏編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

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

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

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孟子曰仕傳

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

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

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也。朱氏曰：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也。曰：士之失位也。

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

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衣服祭服也。惟士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牲殺。皿所以覆器者也。出疆必載

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

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趙氏曰：孟子言仕之為急，猶農夫不可不耕也。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周霄復問也。仕國謂

孟子朱氏曰：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

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

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乃一章

此按相之互也。此合日月女敘

之大旨當與論語子路丈人問答章參看

右第三章

論仕進之道此章盡之矣後世或不論
由其道與否槩以隱為高以顯為濁以
處為崇以出為卑大非聖賢之意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孟子弟子也傳猶乘傳之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

乎孟子既答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更言不

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

輪輿皆得食於子通功易事謂農出粟以易械

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於此有人

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

者哉此亦不亦甚大乎而道更曰士無事而食

入則孝出則弟足以勸獎世教守先王之道

以待後之學者足以維持世道其有功於天下萬世不亦甚大乎而彭更曰士無事而食其未達此義乎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既答又難之也言凡有功於子者皆當養之豈問其志之求食與否哉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牆壁之飾也

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言無功者志雖求食而不得則有功者之當食明矣

右第四章

陳氏標曰此章當與士不素餐兮章參

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縱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絕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議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而不審其大

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
有功於吾道者矣。○此明為仁義者之
有益於國家也。君子之在草莽也非但
繼往聖而開來學足以維持世道足以
檢束人心清議由是不墮邪說由是不
肆雖無赫赫之驗而有冥冥之功何得
謂無事而食哉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弟子孟子曰湯居亳與

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
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
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
供粢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
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
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
之謂也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
祀先祖也亳眾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
與也餉亦饋也書語今見古文尚書
仲虺之誥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
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

夫匹婦復讎也

言四海之民因此而謂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取之乃為匹

夫匹婦之被

冤者征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

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

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

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

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

前篇

此引成湯之事以明王者之無敵于天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

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

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

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孟子繫指古書語以說武王之

事有攸不為臣惡紂虐而不欲為之臣也匪與

篋同玄黃幣也朱氏曰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

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休美

也言武王能順天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附歸服也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

以武王能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

而不為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

暴逆耳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今古文尚書有泰誓篇朱氏曰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

文取其
殘之義

此又引武王之事以明行王政則雖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敵之也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

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趙氏曰萬章

楚不得行王政故孟子為陳殷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誠能行之天下思以為君何畏齊楚之強哉

右第五章

夫力有限而德無窮力似強而易衰故有限德似寬而本剛故無窮王者之所

以能無敵於天下者以其任德而不恃

力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

子戴不勝宋臣蓋得政柄且有心於為國者孟子欲其剏招賢者以成正君之功故問以發之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

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

曰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

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咻謹也莊獄齊街里名也

此孟子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薛居州亦宋臣，朱氏曰：小君之

右第六章

輔氏廣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

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

臣不見。

朱氏曰：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

此言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二君聞其賢，欲就

而見之。子以未為臣，不
甯見之。迎謂求見之切也。

此言雖未為臣，亦有可見之義。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亾也，而
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亾也，而往拜之。當是
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為
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矚視也。陽貨欲使孔子由大夫賜士之禮來拜而見己也。孟子言是時陽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見耶？蓋夫子之於小人，或不得已，時見之，况二君之賢而強求見，何可辟之哉。

此引孔子之事，以斷段于木泄柳之過甚。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小人好為諂諛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子路曰：未同而言。

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而言，與人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未合而強與之，名言非己之所知，甚惡之之辭也。由是觀之，則

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此引二子之言，以明有所養者必不甯不俟其禮而輒往見之也。

右第七章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法也宋大夫什一井
買之稅也今茲今年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
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如知其非義
斯速已矣何待來年若知其為非義則當速改不可一日遲留焉

右第八章

輔氏廣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
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

理之不可而猶有吝惜之意不宵速改
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
矣張氏栻曰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
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汨沒於過
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
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

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言生民以來迭有治亂其治必由聖賢之生其

亂則暴君之所致也

舊解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此非孟子之意也自古治亂之驗雖有大小久近之殊而考其所從則未必不由人事之得失也故學者當考人事之得失而不可言氣化之盛衰也若專論氣化則奚待聖賢之生亦奚貴學問為孟子專論人事之得失而未嘗言氣化觀本文可見矣

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

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

水者洪水也水逆行下流壅塞而倒流旁溢也

語見古文尚書大禹謨篇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

得平土而居之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

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

此言禹抑洪水而天下平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
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
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暴君謂夏太康履癸殷
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武王之類也。宮室。民居
也。沛。水所鍾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
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
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
護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
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語見古文尚書君牙篇。

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

此言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有。又古字通用。益指周室東遷之後。孔子懼。作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天子之事。謂禮樂征伐也。論語曰。天

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也。蓋春秋所載。皆禮樂征伐之類。故曰天子之事也。又曰。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之作春秋。是以庶人
議天子之事。其迹似僭。而實恐道之永絕於天
下。故曰。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此言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也蓋春秋之書專為禁暴行而作然邪說暴行兩者相因苟能禁暴行則邪說亦不得肆故孟子先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繼之曰孔子懼作春秋蓋為此也後篇所謂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亦此意爾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朱氏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充塞仁義謂邪說塞路使仁義不得行也公明儀之言本言厚斂於民以養禽獸之害孟子引之言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非止率獸食人而已人將為禽獸相食其害愈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也朱氏曰閑備也放驅而遠之也孟子自言其除亂反治之

此功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

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言楊墨之必害於世道以自明其言之可信而

非徒好辯也○前篇作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今按大曰政小曰事則不可

先後倒置且先言生於其心有自微至著之意則當從此文為是

此孟子自言距楊墨以衛聖道也其意以為

自周已來暴亂相尋生民塗炭距楊墨放淫

辭者皆不得已之心而非好辯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

也夷狄猾夏為生民之害故取而并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不得掩其惡故懼

上文詳述三聖人之事至此又約而言之以

明有一聖人生則易亂為治速於桴鼓迅於

影響將以自任其責而繼三聖者之功則先

儒言氣化盛衰者乖孟子之本旨於是益可

見矣

詩云我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

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引詩而言

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

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設淫解見前篇

承繼也三聖禹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雖言

周公孔子也不得施澤於當時然排斥邪說使其不得行則

徒仁義行人倫正矣其功雖不及聖人亦聖人之

也徒此總敘禹周公孔子所以有大功於生民而

卒歸之於己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放淫以

承三聖者故又重言其不得已之心以明其

非好辯也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

心可也

右第九章

自古撥亂反正之功必賴聖人之生然

洪水猛獸之禍止於人身之被其害而

楊墨之禍則至於人心斲喪而無父無

君人將相食故人身之禍易救而人心

之禍難醫此孔孟之所以為天下萬世

慮至深遠也先儒以孟子之功為不在

禹下蓋為是也夫人道之有仁義也猶

天道之有陰陽地道之有剛柔不可得

而偏廢焉。故聖人言仁，必有義在；言義，必有仁在。廢一則不可，正道之與異端，正判於此。楊朱為我，是廢仁也；墨子兼愛，是廢義也。若佛老虛無寂滅，是又併仁義而無之者也。其悖於道甚矣。而如世之為詞章記誦之學者，雖假名聖人，然其所立，非仁非義，適足以充塞仁義，隳壞人倫焉。則其害可勝道哉。後之欲正人心息邪說者，亦當與楊墨一例距。

之可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蠮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陳仲子亦齊人，廉士朱氏曰：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蠮，蟻蠮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將，取也。咽，吞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巨擘，大指也。齊之士多志義，狗祿故也。蚓，蚯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欲充其所守之志，則惟如蚯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

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孟子申言仲子之不能充其操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言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而其所從來之或非義亦未可知則是亦不能如子之無求於人而自足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辟纊麻也纊練麻也匡章言所居所食雖或有不義者然彼自食其力而無求於人則亦不害其為廉士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鰕者已頰頰曰惡用是鰕鰕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鰕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鰕鰕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祿萬鍾也鰕鰕鰕聲也頰頰而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言仲子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則一無所食所居而後為能充其類而今食妻之食居於陵之室則是其操猶未能盡充唯為蚓而後可能充焉耳

此反覆以明仲子之行皆非人之所當為而適足以亂人倫

夫道通于天下達于萬世人不待由焉

而不能不由之者也故一人知之而天下

不能不知者非道一人行之而天下不

能行者亦非道是故聖人立教必以五

倫為本語道必以仁義為要論德必以

中庸為主欲其通于天下達于萬世而

人人可能也仲子之廉一倡而好潔者

或效之其不至於無父無君也者幾希

此設行之甚也

孟子古義卷之三終

孟子古義卷之三 孫子

道足以觀人倫

右第十章

夫道通乎天下達乎萬世人不待由焉
 而不可不由之者也故一人之心而天
 下不能知者非道一人行之而天下不
 能從者非德是故聖人立教必以五
 刑為本其不至於無父無君也者幾希
 矣人人何難也中乎之亂一豈而後



